

小院秋日风情

◇张学诗

八月桂，九月菊，十月银杏枝头落。“人间八月桂花秋”，在我那小镇上的小院面东的大门两侧，分别长着亭亭如盖、枝繁叶茂的两棵桂花树，那一簇簇、一串串挂满枝丫丫间的金黄桂花，也已是香气四溢，芬芳远播了。

2000年的春日，我所在中学的陈校长，给我捎来了两棵笔杆粗细、二三尺高矮的桂花树，少有的几个枝丫上，长着几片叶子。他说，你这小院门口，两侧的花池里，正好可以栽上。

问他多少钱买的，他说，不多，两块，一棵一块。

也想给钱，他可能不会要，就口头表示了感谢。

还真别小看了这两棵瘦瘦矮矮、文文弱弱的桂花树，两三年下来，长得比我还高，虽说还是稀稀疏疏的枝枝叶叶，倒也绽开了一星半点桂花的金黄。

后来，2004年吧，我和妻子离开小镇，到了100里外的小城工作和生活，那小院门前的两棵桂花树，也就悄无声息地生长着，直到长成今天的亭亭如盖，枝繁叶茂，一串串、一簇簇金黄色的桂花，缀满了翠绿欲滴的枝丫。

每到八月，桂花盛开的时候，距小院门前五六米那条南北的通衢上，总会有停

下来的路人，美美地驻足观赏……

就是那些路人，也包括我在小镇上的邻居和朋友，总会不时地，来到这两棵桂花树下，小心翼翼地摘下这一簇簇、一串串金黄色的桂花来，或是做成桂花圆子，泡成桂花茶、桂花酒，或是揣成桂花枕头。有的，还会在钓鱼的时候，用采下来的桂花，在水里撒成食饵，引得一条条大大小小的鱼儿过来觅食。

这些都是妻子在往日子里给大家招呼呼的，可不能白白地浪费了这两棵桂花树……

那位退休后在常州儿子那儿生活的陈校长呢，每当八月回来，从我小院的门前过，总会打电话或发短信给我：“你家门前的两棵桂花树，早就开满金黄的桂花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，好好地观赏？”真的有一回，金秋八月时，我回小镇上的小院，摘了一小串金色的桂花，把它压平，夹进了朋友送给我的一本长篇小说，作为书签。每当阅读时，书香、桂香，总会美美地沁我心脾……

九月菊，多是妻子，于春日里，把它们培育在生长着两棵桂花树的那两个六角菱形的花池里，待到差不多一尺高了，再一棵棵地，移进小院里的两个长长的花池，还有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花盆。

春天、夏天，看不过来，这一棵棵小小的菊花，展现出来的，只是那么一副副小小的、弱弱的绿模样。

可到了九月，那两个长长的花池，那一个大大小小不一的花盆里，竞相开放起各色各种精气神儿十足的菊花，白的清丽，紫的素雅，黄的灿烂，红的似用殷红的火、热烈的火燃烧着的一个个生命……

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于我，采菊何须“东篱”，就在我那宽宽深深的小院。

看着这一株株、一朵朵婀娜多姿、姣美动人的菊花，妻子的眼里，总也掩饰不住，自然地流露出那么一种幸福和快乐……

到了十月，秋冬之交，小院西侧的两棵高高大大的银杏树上，原先一片片扇形的绿叶，绿叶下藏着的一颗颗绿色的银杏果，也都变成了耀眼的金黄。继而，随着第一阵西北风呼呼地吹过，一颗颗金黄的银杏果，也便依依不舍地从枝头坠落。

这两棵银杏树，还是2001年的春天，我的大连襟，妻子的大姐夫，从离我们小镇20里地的老镇安丰，先乘班车，



下了车，再用扁担一头一棵地挑过来的，那是他从自家的院子里移来，让我栽在我那小院的西侧，依着一条流淌着的小河的河坎上。

这个小镇上的小院，也是“依水而居”呢！

秋去春来，20多个年头了，两棵银杏树，早已是枝遒干劲，需仰起脖子，才能看到它的树冠。

到了十月，那傍着小河的两棵高高大大的银杏树上，那一片片扇形的叶，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金黄，那一颗颗同样是金黄的果，在带着些凛冽的西北风将吹未吹的时候，也是将落未落……

那也算得上，我的小镇上的小院，秋冬之交的时候，最是迷人的风情了。

——摘自《西安晚报》

一灯一世界

◇高卫国

铡草人的身影，那是父亲和哥哥灯下劳作时的身影。父亲蹲下身子，用双手传递干草，哥哥则弯腰按下铡刀后再站直腰身，一弯一时之间手中的铡刀将干草切成了均匀的小段儿。“嚓、嚓、嚓……”父亲和哥哥的劳作，在马灯的注视下变成了有节奏的乐声。

在灯光下，一头毛驴低着头，咀嚼槽内的草料。刚刚铡好的草料扔进马槽之后，驴子也会吃得津津有味。沐浴着灯光咀嚼草料的驴，像极了一位阅尽沧桑而信念不改的智者，它在草料的苦汁中，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方向。

马灯下端有一个灯壶，拧着螺丝盖儿，上端还有两个铁盖，中间有一个玻璃罩，最上面是一根铁丝提手。灯壶里盛放着煤油，玻璃罩内有一根灯芯；灯芯点燃后，马灯便将乡间的夜晚照亮了。马灯可以防风，故而它成了最适合在野外游行的灯盏。马提灯，小时候一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的眼前总会浮现一个四蹄生风的骏马身影；有了这盏灯，骏马驮着主人就踏进了夜的征程。

晒坪的边上立着一个铁叉，一盏马灯挂在铁叉上。祖父蹲在场边，抽了一袋旱烟后站起身，将马灯扭亮。火苗在灯

芯的顶端升起，不断汲取灯壶里的油，保持着稳定的光亮。灯下的晒坪里，是刚刚脱下的麦粒，密密麻麻，层层叠叠。祖父手持一个刮板，在马灯的照耀下，把那些铺展的麦粒拢在了一起，然后操起事先准备好的塑料布，将麦粒盖上。

马灯还喜欢挂在瓜庵前面的竹竿上。一盏点亮的马灯犹如风中闪烁的星星，守护着农家的瓜田，一个又一个圆滚滚的西瓜在灯光的抚摸下进入了梦乡。风吹不熄雨浇不灭的马灯，结在往昔日子串起来的藤蔓之上，曾经无数次把乡间的牛屋、晒坪、场院、瓜庵照亮。

乡下的马灯，渐行渐远。如今，在博物馆或民间收藏者的家中，才能看见它昔日的身影，想起它昔日的光芒。逐渐取代它的，是昏黄的灯泡、耀眼的白炽灯、迷人的霓虹灯、炫目的镭射灯、多姿多彩的彩灯，还有汽车大灯和可以充电的手电灯……

现代科技介入后，我们的生活变得方便而快捷，灯光也变得异常辉煌。这些辉煌的灯光里，是不是也藏着一盏马灯的背影？这一刻，童年时期挂在牛屋廊檐下的那盏马灯，又一次在我的心中点亮。

——摘自《西安日报》

多打几锤

◇陈鲁民

我老家有个赵铁匠，手艺精湛，他打制的菜刀、镰刀，削铁如泥，且经久耐用，即便价钱比其他铁匠要贵，大伙也争着买他的。有何秘诀，他说：就是打铁时比别的铁匠要多打几锤。

大发明家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人尽皆知。为寻找适合的灯丝材料，他对1600多种耐热材料进行了实验，也就是说失败了1600多次，最终成功使用炭丝作为灯丝，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光明。爱迪生的成功启示我们：失败时，别泄气，勿灰心，多试几回。

作家海明威写作的办法是多改几遍。他认为“一切初稿都是狗屎”，特别强调对文章的最后修改和锤炼。《永别了，武器》的结尾修改了39遍，《老人与海》的手稿改了200遍。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，大师都是修改文章高手，在修改中完善，在修改中升华。

有一年的高考作文题是，多挖几锹。题面画了一个挖井人，眼看再往深处多挖几锹就见底了，他却放弃了，挖来挖去，都是半途而废，没一口井见水。古今中外那些杰出人物，都具有坚持不懈的特质，总是比常人能多挖几锹，所以，他们挖到了人生清泉，浇灌出了生命之花。

我教过的一个学生的人生经验是，多学几招。他在大学期间，就利用课余时间学了多门技艺，拿到了驾驶证、教师资格证、会计师证，甚至还跨专业拿到了律师证。果然是多不压身，学到的东西都用上了。他毕业后办公司，一开始是自己当司机，自己干会计，自己当法律顾问，把成本降到最低，雇的几个人全去办业务，公司一路做大，红红火火。

遇到不明白的事，多看几眼，说不定就会看出门道；碰到高人内行，多听几句，就好比于无字处读书；形势不好时，多等一会儿，耐心一点，说不定就否极泰来。

网上曾有过一个热门话题讨论，问：人生如何才能走出低谷？网民们发言踊跃，众说纷纭，最后高票当选的回答只有四个字：多走几步。

答案就是这么简单。——摘自《扬子晚报》



凡本版所采用稿件作者，请与本报编辑部联系，领取稿费。



一盏灯就是一个世界。我说的这盏灯，是闪耀在记忆深处的马灯。

马灯又名马提灯，是一种装有玻璃外罩、可以防风的煤油灯，既可以手提，也可以挂在马身上，或挂在檐前的柱子上。一个锈迹斑斑的马灯，悬挂在老屋的檐前。我凝视着这盏马灯，仿佛看到了旧时光里无数个在灯下晃动的身影。一个布满老茧的手提着他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。脚步蹒跚的提灯人，把自己的影子交付给这盏马灯。于是，马灯毫不客气地将他的影子投掷到硬邦邦的路上。

马灯常常悬挂在牛屋的门口，既方便加料人进出，也能将门口的干草垛照亮。在马灯闪耀的光亮下，我看见两个

永不注销的亲情

◇周云海

这条固定电话线，连接着我们原生家庭开枝散叶后的血缘亲情。

现在几乎每人一部智能手机。手机通讯或是微信语音比座机电话便捷，许多人因此注销了家中已成为摆设还需要支付月租费的固定电话。但弟弟家中一直保留着座机电话，以便家里不会使用手机的耄耋老母亲。

弟弟家的这条固定电话线，连接着我们原生家庭开枝散叶后的血缘亲情，维系着母亲历经风雨岁月凋剩的铭心友情。

母亲不出门，全晓亲情事。妹妹每天给她打电话，无非是一日三餐，家长里短。母女连心，一日不连线，互添思想。

我差不多是隔天给母亲拨个电话

嘘寒问暖。

我与母亲有一个电话刻录于心。那天天气晴朗，母亲心情阳光般灿烂。电话那头一波波涟漪漾来少有的开心状。弟弟儿媳的朋友去海上游玩送她的海豹带鱼，他们拿来孝敬外婆；弟弟和弟媳舍不得品尝，只吃了鱼头鱼尾。母亲说三条带鱼全吃进我这个老太婆肚子里了。电话里宁波老太石骨铁硬的朗朗声传入耳膜比平时尤为响亮。母亲也稀奇、兴奋这从海上钓来的带鱼呢。

孰料第二天母亲竟骤然诀别人世！那个海豹带鱼话题成了我们母子俩今生今世最后一个电话。回味电话那头眉飞色舞地叙说状，我想母亲是驮着银光闪亮的带鱼欣然无憾地游向大海远行的。

弟弟家此后注销了座机电话。我们兄妹仨用手机畅通手足亲情。

以前，我和弟弟有事说事，平时很少电话唠家常。注销座机电话后，我与弟弟联系却频繁了，尤其是弟弟，有事没事频频用手机呼我。时常这样开场白：饭吃过了吗，没啥事，聊聊天。没有了母亲，弟弟一改以往粗放性格，变得婆婆妈妈地喜欢闲聊了。

妹妹在微信上发语音了，弟弟用手机呼我了……老婆常常问：妹妹与你说什么？弟弟和你讲啥事？我告诉她说，母亲不在了，我们把思念高堂之心倾注于手足情中。彼此唠家常，不是无聊，缘系亲情。有道是“父母不在了，家就散了。”我们家绝不会这样！

我们曾在母亲生前保证：您的儿女会永远相亲相爱，妈妈您放心吧！

刚吃完晚饭，弟弟又手机呼我了……注销了家中座机电话，妈妈，您的儿女们的血缘亲情永不注销！

——摘自《天津工人报》

秋气

◇朱莎莎

下一场中雨，秋的脚步就近了一些，早晚有了“秋气”。

孩子问，你从哪感到秋气的？想想，还真不好说。一缕轻柔的风，置身清新空气中的一瞬间，甚至晚上皎洁的月光进入房间，都能触动你敏锐的心弦，是秋在打招呼。然而，你若没有这样敏锐的察觉力，一恍惚，秋就从你的身边溜过去了。

市区是很难捕捉到秋气的，我常常在周末返回郊区时，猛烈感受到强烈的秋的气息。清晨的花园，阳光还是柔和的，在满院棚栏上牵牛花吹起蓝色的喇叭，南瓜花翘立在绿丛中黄得格外鲜艳，一簇簇万寿菊苞欲放。黄瓜叶和豆角叶已经泛黄，它们在酷暑中完成了一个生命周期。海风是轻的，花儿是柔的，花园里一片静谧。孩子还在屋内睡觉，我坐在台阶上，也轻轻静静的，怕扰了这初来的秋气。

暑气还会在正午时分如约而至。那高悬的大太阳，炙烤着花园的每一处，花草蔬果无一能幸免。这个时候，

我们还能享受夏日的饮食快乐。西瓜、冰棒、绿豆汤，一一满足舌尖上的味蕾。因为这些美味，有时难以舍得酷暑的离开。关于夏季的动人场景，像一本厚厚的画册，可以一直翻下去。有哪个儿童没有对夏天的依恋呢，长长的暑假，知了不停地鸣叫，和父母外出旅游，和玩伴追逐打闹，汗水下充沛的笑声在画卷里拉得很长。

等到傍晚，风一吹，秋气又来了。我们会在打过水泥的地面上，把那些干枯草叶烧掉，炭火点燃后，搬出烧烤架烤肉吃。热气腾腾的火气与时而而来的凉气不时碰撞，像夏与秋的呢喃告别。月亮升起来了，隐隐约约的。我们坐在板凳上，看月亮，看月光下影影绰绰的花草，晚饭花紫的、黄的、白的，开得正盛。九月的月亮渐渐圆亮起来，月光洒满整个院子，院子里的花草不说话，我们的声音也变小了。

让人很想“走月亮”。第一次在《浮生六记》中读到“走月亮”，中秋日作者携妻子芸夜游沧浪亭，其中记：“吴俗，妇女

是晚不拘大家小户，皆出，结队而游，名曰‘走月亮’。”第一眼就让人喜欢上这个“走”字，在澄澈明净的月色之下走动，人的情意、月亮的浪漫都融于这天地之中。

古人是很懂浪漫的，且总要和月亮有点关系。苏轼在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中记一趣事，“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”，“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”。因为这积水空明的月光，诗人连觉也不睡了，而去寻找同好赏月。

山东老家的月亮是又大又圆。那时，我还能和妈妈睡在一起，睡前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，我常常被妈妈逗笑得在床上打滚，“滚”完了，就安然睡着了。等到半夜醒来上厕所，一大片的清辉透过窗帘倾泻而下，柔和、空明、澄澈，就那样牢牢地进入我的心里，成为永久的留恋。

我不曾想到的是，在时隔十多年之后，我在上海的郊区，终于寻得几时的月光。临睡前，我也会和儿子聊会几天，有时他也会被我逗笑到捂着肚子，求饶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妈妈，别逗我了！”等他睡着，我躺在楼上，看见月光透过米黄色的窗帘洒到身上，蟋蟀在花园里轻轻吟唱，在柔软而和煦的秋气之下，很快，我也进入了梦乡……

——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一叶落而天下秋。

在许多人心目中，秋天似乎脱离不开这些形容词，或瑟瑟秋风，或绵绵秋雨，或哀哀私语，或依依离情。桂花、银杏、红枫，这是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江南秋天的“主角”；槐树、秋蝉、秋雨和枣树，则是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北国秋天的“名角”。

而在岭南，在广州，我们的秋天要来得晚一些：绿叶青青、百花灿烂、天高气爽，秋天和往常一样活力无限，稍显变化的是，相比前一段时间的酷热，天气中悄然增添了几分温和。倘若要真切地感受广州秋意，那一定要有一场绵长的秋雨，彻底地淋透岭南的山山水水和草木花香，秋天才算真正来临。

九百多年前，被贬到惠州的苏东坡用文字记录下了他所看到的岭南秋天。他这样说道：“岭南气候不常。吾尝云：‘菊花开时乃重阳，凉天佳月即中秋。不须以日月为断也。’”东坡先生用了将胡须，不紧不慢地告诉大家，岭南各处气候不尽相同，菊花开的时候就是重阳，天气凉爽的美好时节就是中秋，并不一定以日和月为划分依据。

秋雨绵绵，它一般是从寂静的夜晚开始。雨忽大忽小，嘀嗒嘀嗒就是一整宿，半夜起身关空调便知秋天已然开始“上班”。早晨，观秋雨下的城市，虽然缺少江南小镇的古典，但也自有其独特的韵味：远山如黛，白云山名如其名，云里见山，半山云绕，山和云都是“欲见不见轻烟里”，犹如一幅水墨画；云雾缭绕的高楼大厦，若隐若现，如在雾中，又仿佛云端之上，犹如一座座梦幻之中的城堡；一簇簇低云刚好飘过广州塔，宛如一条纯洁的丝带系着“小蛮腰”，勾勒出少女般的曼妙身姿，留给观赏的人人情万种的感受。

秋风拂面，柔柔的，爽爽的，令人心旷神怡，不由生出云淡风轻的心境。走进秋天里的麓湖、东山湖、海珠湖，抑或是站在猎德大桥上看秋日的珠江水面，秋水静静，水波粼粼，它们没有丝毫的表演欲望，只悄然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清凉，洗去世间万物的尘埃，滋养一树一草的肌肤。秋风悄悄，落叶缓缓，树荫下，金色阳光透过树叶摇曳时的间隙，斑驳光影在地面上、草坪上轻盈跳动，给秋日增添了一处处灵动的美感。

与“秋风扫落叶”的萧瑟相比，广州秋天的色调是温暖的。随处可见绚烂争艳的花海，森林公园里，湖光倒影里，绿、粉、黄、紫、红，花朵的色彩交织出城市的美丽画卷。晚霞是秋日里最耀眼的“大咖”，在一个个有火烧云的黄昏，一团团火焰将整个苍穹染成绚丽的红色，满天梦幻，醉人心扉，美到词穷，只有词人李清照的“落日熔金，暮云合璧”才是最贴切的描写。

岭南秋意，在中华大地的春夏秋冬里别具一格，倏忽之间，来去悠悠。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岭南秋意晚

◇龙建雄

记住与忘却

◇张桂辉

记住，是呵护心灵深处的花朵。忘却，是清理心灵角落的垃圾。

记住善的，忘却恶的；记住对的，忘却错的，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安宁，以更坚定的步伐，走向光明的未来。在人生旅途中，用记住珍藏美好，用忘却卸下包袱，轻装上阵，才能演绎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。记住该记住的，让美好的回忆成为生命中的财富；忘却该忘却的，不让痛苦和烦恼阻碍前进的步伐。美国作家杰罗姆·大卫·塞林格说：“记住该记住的，忘记该忘记的。改变能改变的，接受不能改变的。”这是一种智慧的生活态度。

人活在世上，有些时候，有些东西，记得太深，总不忘却，就会成为心理负担，影响生活质量，降低幸福指数。以旅游为例。退休后，第一次与几位朋友外出旅游，我总觉得自己年纪比较大，不能太放纵、太随意了。有人善意提醒，外出旅游要忘掉年龄，忘掉性别，忘掉职务，这样才能随心所“游”，“游”得尽兴，“游”出愉悦。乍一听，不在意。细思量，有道理。

旅游是这样，生活也是这样。现年95岁、有“指挥泰斗”之誉的郑小瑛先生说过，“忽略性别和年龄”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

“人家帮我，永志不忘，我帮人家，莫记心上。”这是华罗庚先生的原话。我感悟，人与人交往的最佳心态、最高境界是——记恩不记仇。记恩，存诸的是幸福；记仇，放大的是伤感。有道是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丁点之恩，铭记于心，如同佳酿，越陈越香，才知人间有爱，才有乐观心态。记仇，不是惩罚别人，而是折磨自己。每回忆一次他人给自己造成的伤害，心中的痛就放大一点，恨就加深一层。

宋代张先《满江红·初春》写道：“多少恨，今犹昨。愁和闷，都忘却。”漫漫人生路，有成功的喜悦，也有失败的痛苦；有真心的朋友，也有虚伪的小人；有热情的抚慰，也有无端的伤害；有幸福的日子，也有悲伤的时……唯有记住那些温馨的丝丝缕缕，忘却那些不悦的点点滴滴，才能保持健康的心理、愉悦的心情、正常的心态、滋润人生、拥抱生活。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

寺台秋日

◇刘雅倩

“一场秋雨，又落一地花”。

此时，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朵鲜花。最先想起的是桂花的气息，院里的桂花馥郁芬芳，而秋雨恰如其分地冲淡了桂花的浓烈，只余淡淡的清香萦绕鼻尖，有风拂过的时候，一朵朵桂花徐徐坠下，像黄色的星星沾满地上，盈盈洒洒满目金黄。

或许桂花正如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，适合静观远观领略其风韵。

属于秋天的还有板栗的香味。农忙之余，人们结伴而行上山“打”板栗，寺台的板栗多生长在晨雾缭绕的山峦之间，打板栗的人手持长竿，身背背筐，行走在山间小路上，目光穿梭在山头之间，盯着高挂在枝头的绿色刺球，熟透了的板栗球，大大方方地裂开口子，露出圆鼓鼓的褐色栗子，一甩一勾之间悉数落到地上，倘若青涩尚未成熟的板栗球，须用脚来回轻轻碾。从绿色刺球到棕色坚果，是收获，也是秋日漫步山间，感悟万物生命力的过程。

人间朝暮，叶落惊秋。秋日胜景藏于山野之间。树木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。初秋的山间树木葱茏，花草丰茂，萧瑟的秋风传来，草木摇曳，小河涌流。漫步在G567国道，满山遍野墨绿泛黄的树叶，离层林尽染的鲜红枫叶尚需时日。

沿路而下离寺台约一公里，路口老柿子树颇有“枯藤老树昏鸦”的意境，两条登山小曲径通幽，一座座农房错落有致，山林深处有小亭子做伴，从游廊中缓缓走过，那一瞬间似乎穿越到了古代，眼里只有山水，再无凡尘杂事纷扰。

在烟波缭绕的雨后，或有皎洁月光的夜里，约上三五好友，休憩赏玩，有趣的灵魂在这里建立联系。

秋风吹不尽，总是故园情。秋日寺台，是离人心中千山万水幻化的乡愁。

无论身在故土，抑或他乡，透过相似的情景事物，故乡便有了形态，存在于世间万千角落，只要立于其上，便感受到无限温暖与归属。又是一年金秋时，落叶翩跹，时光不变，唯耳畔清风与碧空流云，一年年往去来回，诉说着寺台的美好……

——摘自《甘肃日报》